

明

史

明史卷二百三十六

列傳八十五

張寧

王

徽

王淵  
李翔

朱寬  
李鈞

毛弘

丘

弘

李森

謝文祥

楊琅

毛

志

方佑  
沈源

邵有良

魏元

康永韶

鄭

巳

胡深  
董旻

章

鎰

從兄銳

張寧字靖之海鹽人景泰五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七年夏帝從南給事中唐瑜等奏考覈南京大小諸臣寧言京師尤根本地不當獨免又言京衛帶俸武職一衛或多至二千餘人通計不下三萬餘員歲需

銀四十八萬米三十六萬并他折俸物動經百萬耗  
損國儲莫甚於此而其間多老弱不嫻騎射之人既  
無職事徒抱虛名今天下都司衛所多缺官莫若簡  
可者補之而悉汰其餘則外無曠官內無冗費議格  
不行帝得疾適遇星變詔罷明年元會百官朝參如  
朔望寧言今四方來覲不得一覩天顏疑似之際必  
至訛言驚異願勉循舊典用慰人心帝不從果有奪  
門之變天順中曹石竊柄事關禮科者寧輒爲裁損  
英宗以是知寧朝鮮警殺毛憐詔遣寧偕都指揮武  
忠推解既行復勅使臣便宜進止寧時已至遼陽曰

然本事也敢自獲乎竟行達朝鮮寧既辭義慷慨而  
忠又驍健善射朝鮮人請閱兵因奉弓矢忠挽數弓  
輒嫌其弱乃并張兩弓折之俄雁過一發而墜朝鮮  
人大驚服竟解警釋兵而還中官章包重寧遣人邀  
與相見寧卒不往四年春有事於南郊時帝益嚴祀  
事聞有出入西天小門者率不下輿馬密遣使者伺  
察得學士呂原彭時等十九人乃諭寧等劾奏仍切  
責而宥之自是過者必下有請以天縱字加孔子號  
者寧言孔子道大德尊非微稱所能盡今第當遵其  
道不然即加至百字何益事遂寢尋擢都給事中憲

宗初御經筵請以大學衍義進講皇太后生辰禮部  
尚書姚夔等請設齋建醮百官赴壇行香寧偕同官  
止言釋老之教非真能降福錫祉也禮臣儒者顧爲  
此言是自失其守矣夫臣子於君願其福也當勸以  
修德善願其壽也當勸以去逸欲今徒假辦香尺楮  
宣揚朱偶之前曰爲朝廷祈福祝壽天下後世謂何  
先帝復位之初屬有足疾一二大臣不察古人行禱  
之意嘗舉行此事益出臣子迫切之情非祖宗舊章  
也臣事君猶子事父使齋醮可以助國殺身亦所不  
辨其如無益徒傷大體書之於冊適以滋玷疏入乃

此寧賢志節持正議聲稱籍甚然不爲大臣所喜英宗嘗有意重用之弗果憲宗立給事中王徽以言事得罪寧率六科論赦由是更與內閣忤會尚書王竑等薦寧堪僉都御史清軍職黃得旨會舉多私寧可予外任乃出爲汀州知府寧先教化後刑罰表節義勸學校期年善政具舉然寧固才高既出守鬱鬱不得志竟致仕而去家居三十年言者屢薦終不復召無子有二妾寧沒剪髮誓死棲居不下者四十年詔旌爲雙節武忠女真人宣宗時嘗奉使迤東諸部成化二年海西嘔罕河兀者肥河三衛數結鄰部爲邊

患命忠齋勅撫安之忠遂并撫考即兀等四十五衛  
咸順命系官都督同知忠益始終以奉使著稱者也  
王徽字尚文應天人天順四年進士除南京刑科給  
事中徽諸生時自力問學慨然有當世志及是益奮  
憲宗即位數月與同官王淵朱寬李翔李鈞上言四  
事謂近者臣僚進諫事下所司者多叅駁不行於是  
言者皆謂言既不用不如弗言而奸邪在位於進言  
之人尤多方鉗制或指爲輕薄或挾其瑕疵凡有更  
張即謂變亂成法凡有薦舉即謂專擅銓政凡有彈  
劾即謂挾私排陷坐以數者徃徃得罪言者則又皆

白非徒於國無益實足自禍其身此言路所以不開也請自今言有當理者立賜施行即或不當亦宏天地之量寬斧鉞之誅則明目達聰事無壅蔽夫爲治之道必敬大臣比見大臣犯公罪者輒繫縲下獄裸體受刑已而復其位夫大臣群僚之表也陛下誠重大臣要使勿輕進而已既已登用顧乃屈辱之如此彼何顏立人止乎自今小罪宜置弗問大罪或罷斥或聽自裁非元惡巨奸不得輒加刑僇此所以尊朝典而屬臣節也內外總兵官軍之司命近者或起勲職或由賄賂率多鄙夫不勝重任致士卒內怨寇戎



外侵推原其故由兵部非其人也尚書馬昂素不讀  
書怙寵嫉能張威作福遺方守臣便宜奏請妄行沮  
駁而懦帥冒功則輒爲叙論俾奸僞得售將帥之任  
不預求其材惟任情塞責本兵如此國何賴焉乞連  
罷昂別簡忠良以代其任自古宦官賢良者少奸邪  
者多若授以大權致令敗壞然後加刑是始愛之而  
終殺之非所以保全之也願法高皇帝之制自今毋  
許預政典兵置產立業家人義子悉編原籍爲民嚴  
禁官吏與之交接惟厚其賞賚使得富足無復他望  
此國家之福亦宦官之福也帝頗納之其冬中官隸

遂以罪誦南京熾復率淵等劾之曰陛下冊立中宮  
此苟等事而賊臣并王乃大肆奸欺中宮既退入情  
賊謂王必萬死顧僅許陪京猶全首領則凡侍陛下  
左右者將何所忌憚哉內閣大臣身居輔弼視立后  
太事漠然不以加意方王欺肆之初婚禮未成乃禮  
官畏權輒爲阿附及王事發之後國法難貸乃刑官  
忿舊竟至苟容而李賢等又坐視成敗不出一言黨  
惡欺君莫此爲甚請并罪賢等爲大臣不忠者戒臣  
等前疏請保全宦官正欲防患於未萌乃防患未聞  
宦官之禍果作然往來可諫來猶可追臣等不敢遠

引請以逸事徵之正統末有王振矣詎意復有曹吉祥天順初有吉祥矣詎意復有牛玉若又不思預防安之後不有甚於王者哉然預防之道無他不過臣等嚮所言三事而已請為陛下極言之宦者無事之時似乎恭慎預聞國政即肆奸欺將用某人也必先賣之以為己功將行某事也必先泄之以張己勢迨趨附自衆威權日隆而宦官之禍作矣此所以不可預聞國政也內官在帝左右大臣不識廉恥者多與交結餽獻稱倚倡優取媚內官即以爲賢而朝夕稱譽迄有方正不阿者即爲不肖而朝夕讒謗之日加

浸潤未免致疑由是稱譽者獲顯譏謗者被斥恩威盡出於其手而宦官之禍作矣此所以不可許其交結也內官弟姪授職任事倚勢怙權聚奸養惡廣營財利願指將帥凌壓官司作奸犯科之輩奔走而爲其爪身由是徒黨日盛表裏交通而宦官之禍作矣此所以不可使其子姪在外任職營立家產也臣等有懷欲吐雖死不悔惟陛下裁察帝大怒欲加罪諸給事御史交章論救乃并謫州判官徽得貴州普安洲茂州寬澧川翔寧州鈞緱德侍郎葉盛編修陳音相繼請留不納最後御史楊琅言尤切幾得罪徽至

普安興學勸教士始有舉於鄉者却土官隴暢及白  
平戶賄治甚有聲居七年棄官歸言者屢薦終以宦  
官惡之不復錄弘治初吏部尚書王恕薦起陝西左  
叅議踰年謝病還卒年八十三薇論治每誦張栻語  
無求辦事之人當求晚事之人論士習惟以廉恥不  
錫奔趨日下爲可憂嘗曰今仕者以剛方爲刻怠緩  
爲寬學者以持正爲滯恬軟爲通爲文以典雅爲庸  
淺怪刻爲古健我所不解儲燿林俊皆服其言子韋  
冕文苑傳淵浙江山陰人天順元年進士除南京吏  
科給事中素伉直終順天府治中寬莆田人翔大足

父皆湘同年進士鈞求新人景泰中進士寬爲南京  
禮科給事中翔兵科鈞工科既被謫寬進表入京道  
卒翔鈞皆以判官終

毛弘字士廣鄞人幼警敏有大志讀書談天下事輒  
抵掌自負登天順初進士六年授刑科給事中成化  
二年嘗決囚帝以期迫長至命至後行刑弘等請俟  
來年報可明年憂偕六科諸臣上言比塞上多事正  
陛下宵衣旰食厲精圖治之時乃聞退朝之暇頗事  
遊逸聽聲數聞於外非禁城所宜有况災變頻仍風  
雷驟作遼東雪府地震有聲四川尤甚至一百七十

五震此皆陽微不能剗陰故也兼兩畿水旱川廣兵革之餘倉廩多虛公私交困陛下當側身修行豈可逸樂爲事願從儉約致憂勤省游戲宴飲之娛停金豆銀豆之賞日御經筵講求正學更勅大小臣正同加修省庶幾上解天怒下慰人心御史展毓等亦以爲言皆嘉納時帝從學士商輅請自改元後建言罷官者悉錄用弘請斷自踐阼以後召還給事中王徽王洲朱寬李翔李鈞等不許時嚴禁博徒荷校通衢有死者弘等乞區別輕重以廣好生帝納其言然猶令荷校一月論罪如制慈懿太后崩詔別葬弘等抗

疏諫曰太后作配先帝爲天下母塋祔裕陵主祔太廟此萬世定禮陛下生事兩宮如一今奈何獨議別塋即皇太后不從當幾諫以合於道毋使得罪祖宗遺譏萬世時舉朝爭之不得朝罷弘倡言曰此大事吾輩當以死諫請合大小群工伏闕固爭期得請後已衆許諾有躊躇不前者給事中張賓呼之曰君輩獨不受國恩乎何爲首鼠兩端及伏哭文華門竟得如禮弘遇事有不可輒偕同官執奏所論列最多聲震朝宇雖宮闈無不知有毛給事中者而帝頗厭苦之嘗曰朕在毛弘今日毛弘前後所陳或不見聽而



弘慷慨論議無所屈欽天監正谷濱受賕濫舉當除  
名帝命輸贖貶秩弘等爭之不從正一真人張元吉  
有罪論死詔繫獄弘等言元吉於十惡犯五宜立肆  
市朝明年朝審詔減元吉死弘等復固爭終不聽弘  
在刑科十年三遷至都給事中一時稱敢言者無出  
其右得疾暴卒朝野惜焉子驎以鄉舉爲光山知縣  
有惠政民爲立祠

並弘字寬叔上抗人天順末進士授戶科給事中成  
化初上言乃者水旱相仍天變屢見必非無故或征  
斂苛急流移未輯或土木漸興財用不節或賞罰過

當請蠲肆行內嬖鮮恭順之節左右無正直之人謹  
言莫褒忠鯁見斥致蓋臣喪氣詭夫日昌有一於此  
即足召灾願陛下痛加修省如成湯六事自責盡反  
前政不必設齋醮祈鬼神自可弭禍致祥因條上時  
務十一事帝頗納之時京師士民居喪率張筵陳戲  
樂民間婦女多淫佚弘疏乞嚴禁又請勅兵部簡汰  
諸遣將校於是罷黜者數人三年以寧夏地震條上  
修德弭灾七事明年春偕同官上言洪武永樂間以  
畿輔山東土曠人稀詔聽民間墾永不科稅通者權  
豪怙勢率指爲閒田朦朧奏乞如嘉善長公主求文

安諸縣地西夫佛子劄實巴求靜海縣地多至數十  
百頃部臣受請屬初無執勘官畏勢務依違其辭夫  
地踰百頃古者百家之產也豈可徇一人私請而奪  
百家之恒產哉望收成命歸地於民勅所司痛除徃  
弊示以重典生民之幸亦國家之利也帝納其言詔  
自今請乞皆不許著爲令已而劄實巴所乞地竟還  
之民弘再遷至都給事中六年夏山東河南大旱民  
饑請出臨清德州倉儲賑濟詔發五萬石其河南民  
及道遠者所在發廩弘以四方告災部臣拘成例必  
覆實始免上雖蠲租下解實惠乃請自今遇災撫按

常勤儉即與蠲除從之是時萬貴妃有寵服用器物  
窮極奢麗中官梁芳陳喜爭進淫巧悅其意奸人屠  
宗順輩夤緣方日獻奇異寶石輒厚酬之直糜帑藏  
百萬計有因以得官者遂致都人傲傲競尚侈靡僭  
擬無度弘偕同官疏論宗順等罪請追還帑金而嚴  
禁侈俗事下刑部尚書陸瑜因請寘宗順等於理沒  
其貲以賑饑民帝不許但命僭侈者罪無赦然竟不  
嚴禁也時京師歲歉米貴而四方游僧聚食者萬數  
弘請驅逐以省冗食又請發太倉米三十萬石減價  
以糶楚發計萬石給貧民最甚者帝悉從之復言在

京師獸房及清河寺諸處所育珍禽野獸日飼魚肉  
米菽所費不貲今小民多道殣而禽獸厭梁肉誠所  
謂率獸食人也乞並縱放以省冗費報聞明年使琉  
球道卒弘糾違補闕風節與毛弘相頡頏人稱二弘  
去

李森字時茂歷城人天順六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  
森負氣節敢直言憲宗初請禁朝覲官科斂徵求爲  
民害者頃之言爵位天下之公器國家之大柄近有  
無功而晉侯伯都督者有涼德薄才位九列者有以  
書奕彈琴醫卜技能得官職者名爵日輕官方日雜

是玩公器棄大柄也今宜擇人而授毋令匪才夤緣  
競進已又請嚴軍官黜陟覈逃伍虛糧多報可時大  
臣子孫許入監森言貴族世胄鮮克由禮肄業非久  
遽令入官未能操刀馬任宰割請罷之便帝責其不  
達古制失朝廷忠厚之意不聽然自是大臣非歷年  
久政績顯著者不許濫及矣御史謝文祥以劾尚書  
姚夔下獄森偕同官上言文祥愚戇其心不過欲盡  
言職而已乃以忤旨得罪臣於此竊見陛下有杜絕  
言路之意矣近明詔下頌惓惓以求言爲急今言方  
開而遽塞之從此大臣不職誰復敢爲陛下言者帝

惡森等續奏不納明年夏日食瓊山縣地震森陳正  
心講學親賢無逸納諫重民恤軍用賢選將抑奢十  
事未幾以貴倖侵奪民產率諸給事奏言昔奉先帝  
勅皇親強占軍民田者罪毋赦投獻者戍邊一時貴  
戚莫敢犯比給事中丘弘等奏絕權貴請乞陛下亦  
既俯從乃外戚錦衣指揮周彧求武強武邑田六百  
餘頃翊聖夫人劉氏求通州武清地三百餘頃詔皆  
許之何其與前勅悖也彼豁墾難厭而畿內膏腴有  
限小民衣食皆出於此一旦奪之何以爲生且本朝  
百年來戶口日滋安得尚有閒田不耕不稼名爲奏

求實豪奪而已望陛下令出必行勅有司還之民間  
自今投獻及奏求者悉遵先帝勅諭從事庶豪強怵  
威小民蒙惠帝善其言但已賜者仍不問六年山西  
被災明年山東及杭州紹興嘉興湖州大水沒田禾  
廩舍森等請蠲租且發廩賑貸帝並從之先是萬貴  
妃壽寵后宮莫得進御致儲嗣未兆言者每勸上普  
恩澤然未敢顯言妃妬也惟森抗章爲言帝心愠欲  
假事斥之時森已再遷左給事中會戶科都給事中  
缺吏部列森名上詔予外任部擬興化知府猶不允  
乃出爲懷慶通判未幾投劾歸不復出



謝文祥字元吉，棗陽人。成化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御史。爲人彊直，尚氣，首劾南京兵部尚書李賓，而薦致仕尚書王竑，堪代帝惡其妄，進退大臣下六科叅議，都給事中沈瑾等謂文祥當罪。會帝意解宥之。大學士陳文卒，賜諡。靖文祥以文居官，貪墨，疏爭之。忤旨，切責無何，與同官鄭己、張誥劾尚書姚夔濫舉副都御史張岐。帝曰：「文祥初言陳文舉岐，今復以爲夔罪，何自矛盾耶？」其皆陳狀，於是三人引罪，詔宥己。誥下文祥獄。夔疏辨，且詆文祥。陳文子璵亦言文祥初爲庶吉士，臣父薄其爲人，出之。他曹因懷私，妄詆。

章並下所司給事中白昂等聯章論救不納已而獄  
具謫南陵丞御史楊琅復申抹被旨詰責時文祥入  
臺未決歲也既謫官竟不復起子訥亦登進士官工  
科都給事中琅字朝重莆田人天順末進士授御史  
初憲宗嗣位已罷四方貢獻撤還內地鎮守中官及  
明年郊祀還宮頗傳中官有進獻求出鎮者琅即抗  
諸倖罔不可再故內臣不可興兵及羅倫請官琅言  
天下士氣與國家之元氣相通陛下繼統之初廣開  
言路是以朝野之士樂獻其愚未幾而王徽等以直  
言速竄士氣為之一阻今倫又重責是再阻也恐從

此諫倭成風聰明日壅非朝廷福乞復嚴倫等官作  
直士之氣帝切責之尋請召還王竑亦不納琅在臺  
與陳選齊名二人危言讜論一時大臣知畏清議然  
頗見忌於時一按浙江即出爲山東僉事改督學校  
卒官

毛志字尚忠陽武人天順末進士除吏科給事中好  
直諫不憚權勢成化四年上言頃陛下因星變命大  
臣各考所屬豈知諸臣朋欺不恤公議如郎中邊永  
以老罷而年過於永素行不端如員外郎蕭繼者尚  
舊郎中鍾成以疾斥而久病曠職清譽無聞如郎中

彰盜者猶在公論謂何且主事陳禮行人馬極員外  
郎歐賢徐敏皆素遭物議何緣得番乞明正諸臣欺  
罔罪更勅銓司憲府從公簡汰帝以事既前決寢其  
奏明年陳講學納諫任賢三事語多規切又言會昌  
侯孫繼宗老且病宜解營務不從志既屢忤貴臣貴  
臣多怨之惟帝亦以志爲好事弗善也會志疏請處  
置刑襄流民詔即令志招撫經年未有奏報而都御  
史項忠往南半歲流民多復業諸貴臣遂以爲志罪  
帝命執下吏刑科給事中虞瑾等言志非無招撫功  
但視忠差少耳况志權位遠出忠下志止以招復爲

名忠則有征討之柄宜其績效不同若加之罪流聞  
四方不謂責其急事而謂惡其進言非所以全國體  
昭聖德也帝責瑤等朋比竟除志名同時諫官獲罪  
者有桐城方佑餘姚邵有良龍谿沈源佑字建輔天  
順初進士擢御史巡按畿輔錦衣官校恣肆虐民憚  
佑風裁爲斂戢巡兩浙鹽改按廣西蠻逼桂林城中  
兵少佑令兵出東門入南門買甲易械如是數四蠻  
相顧錯愕遂遁時賊攻陷梧州鬱林諸處巡撫吳楨  
坐視不救且隱賊情佑疏發其狀楨竟獲罪成化二  
年冬還朝適刑官致人死罪二帝命戮之毋覆奏

佑白其寃帝怒杖之謫攸縣知縣有政績終桂林知  
府有良成化初進士改庶吉士授御史時光祿多積  
弊費出無經有良巡視責吏具實吏遲之烏有良所  
杖中官回保素惡有良執法誣奏有良索報各官日  
用數涉不敬帝大怒令陳狀有良具道所以帝終惑  
中官言杖之闕下謫蒲江知縣源由進士授南京御  
史成化六年疏陳勤聖學慎守成勤修省敷德澤優  
諫詩謹用舍去冗濫恤刑獄節財力清屯田十事多  
指切時弊帝覽之不悅奉詔閱南京諸衛軍隊長受  
賂軍伍多缺守備役占尤多源欲清其弊令諸衛具

此名數并年貌將按籍稽之守備成國公朱儀中官  
安寧等懼罪疏言軍機宜密今源視爲常事妄詰名  
數且操練時御史忽至衆軍將釋兵而迎於事非便  
帝遽怒逮源下吏刑部言當納贖還職不許貶盧氏  
知縣刑科給事中虞璠及南京給事御史交章論救  
皆不納源尋卒於廬氏

魏元字景善朝城人天順四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  
成化初萬貴妃兄弟怙寵驕橫元疏劾之四年慈懿  
太后崩將別葬元偕同官三十九人抗章極諫其年  
九月彗星見元率諸給事上言竊見入春以來災異

臺至近又彗星見東方光拂台垣皆陰盛陽微之證  
臣聞君之與后猶天之與地不可得而參貳也傳聞  
宮中乃有盛寵匹耦中宮尚書姚夔等向嘗言之陛  
下謂內事朕自裁置屏息傾聽將及半載而昭德宮  
進膳未聞少減中宮未聞少增夫宮闈雖遠而視聽  
猶之咫尺衽席之微請見懸象不可不懼且陛下宮  
荷春秋而震位尚虛豈可以宗社大計一付之愛壽  
情盡之人而不求所以固國本安民心哉願明伉儷  
之義嚴嫡妾之防俾尊卑較然各安其分本支百世  
之基墮在於此今者四方旱潦相仍民困日棘盜賊



日滋荆襄流民所在告變夫子有疾苦父母必爲之  
深憂今陛下作民父母聞民饑寒初無怵惕循故  
事付部施行是猶人子號訴不見省於父母也而戶  
部尚書馬昂凡有奏報遇上意喜則曰移所司處置  
遇上意怒則曰事窒難行微有利害即乞聖裁首鼠  
依違以爲經濟之策生民更何望乎今民間無可爲  
計惟亟罷征稅發內帑遣官賑贖庶可少慰人心陛  
下崇信異教每遇生愍之辰輒重糜貲財廣建齋醮  
而西僧劉賓巴等至加法王諸疏賜予駙蕃出乘搜  
典專用金吾仗播神爲之避道奉養過於親王悖理

亂紀孰甚於此乞革奪名號遣還其國追錄橫賜用  
賑饑民仍勅寺觀永不得再請齋醮以蠹國用天下  
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公私交困由玩好太多賞賚  
無節或營立塔寺或購市珍奇一物之微累價鉅萬  
國帑安得不絀願屏絕淫巧停罷宴游諸銀場及不  
急務悉爲禁止至於兩京文武大臣不乏奸貪爭爲  
蒙蔽陛下勿謂其位高而不忍遽去勿謂其舊臣而  
姑且寬容宜令各自陳免用全大體其貪位不去者  
則考官糾劾而臣等濫居言路無補於時亦望罷歸  
爲不職戒帝優詔褒答之然竟不能用元累遷都給

事中出爲福慶右叅政巡視海道嚴禁越海熱販有  
巨商以重寶行賂元怒曰吾爲諸生猶不爲非義動  
今乃以金汙我耶叱出之母憂歸廬墓三年復除江  
西叅政卒

康永韶字用和祁門人舉於鄉入國學選授御史成  
化初巡按畿輔劾尚書馬昂抑市民地昂奏辨遣官  
往覈還奏地非抑市但昂自行其鄉有司勘問罪當  
治帝特宥之四年偕同官四十一人疏爭慈懿太后  
函陵事伏哭文華門彗星見復偕同官上疏曰比者  
雷震殿門風拔陵木海內旱澇中外地震星象垂異

漚通三垣加以西兵失利南北存饑以茲人事遇茲  
天時誠可懼之甚也顧災異之來必有所召竊見大  
本未立異端太盛進退賞罰未公財用工役未省賑  
濟無策備禦無方天心譴告端在於是陛下自奮剛  
斷力行更革則天災可弭太業可安若復因循苟且  
視鴻災常竊恐國之安危未可知也夫太子者天下  
之本古者天子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也今前星未  
耀海內臣民竇切憂惶伏望均六宮之愛協冝家之  
祥庶盡斯繩綬而大本立矣佛自漢明以來始入中  
國天子多亂必治梁武事之甚謹得禍尤慘今朝廷

寵過番僧有佛子國師法王之號儀衛過王侯服玩  
擬供御錦衣玉食竭民脂膏中外莫不切齒惟朝廷  
未知耳又况其間多中國奸人習爲番教以圖寵貴  
夫真者尚無益於治况欺詐之徒哉宜令有司審覈  
真者資遣還國僞者勒爲編氓庶不蠶食吾民而異  
端斥矣人材用舍關天下安危近內外群臣鮮効忠  
勤多挾奸詐宜勅所司嚴加考覈兩京大臣許令自  
陳或懷祿固寵則言官劾奏其有庶能屈下僚者命  
大臣推舉如此則賢否不淆矣賞罰者國之大柄豈  
將失機律有定罪今或薄示降罰或帶罪立功進戰

則死退走則生孰肯用命哉臣謂將帥失機必宜依  
律治罪有冒功妄報者正其欺罔之誅則賞罰公而  
人樂効死矣祖宗以儉立國頓笑不輕近賞既過濫  
用復太奢一美珠而償金數百一寶石而糸直鉅千  
傾府庫之財易無益之物設有緩急何以備用况後  
宮供奉倍增光祿常費不給則又和買於外如唐之  
宮飾民心惶惶怨言盈路伏望節珠寶之費減宮闈  
之供則民心悅矣陛下即位之初放鷹犬罷土木海  
內欣睦近日以來漸興工作預建鰲山勞民傷財亦  
足召變宜痛自損抑罷不急之務採辦銀鑄印馬內

官已去者召還未去者勿遣則民困舒矣天灾流行  
國家代有惟備之於先乃不爲患近年旱傷幾徧天  
下荆襄南畿尤甚人民流竄盜賊縱橫而所司方急  
征輸不加存撫萬一弄兵潢池必至興師動衆其視  
蠲賑所費孰多不如早沛德音以弭意外之變書曰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近邊將率多庸流惟知  
掎克紀律不肅號令不明今西師失利其明驗也乞  
疏遣臣姓名罷其不勝任者簡智勇代之優恤軍伍  
盡心戎事則邊備饒矣凡此八者願陛下斷而行之  
以回天譴因引罪乞罷帝優詔答焉乃命兩京大臣

考察庶僚而去留多不當求韶等復劾大臣行私且  
摘刑部主事余志等十二人罪請并奪職帝不從但  
命不稱任者考滿日奏黜既而志秩滿懼失官上章  
自辨且許求韶及御史馮徽吳遠奸利事求韶等亦  
許辨不已俱下詔撤先是徽遠語給事中蕭彥莊聞  
上欲自除兩京大臣我輩將言其不便請仍歸吏部  
彥莊劾尚書李秉遂以其語入疏帝銜之至是獄具  
寔諸所許皆虛惟徽遠語實乃調求韶志外任貶徽  
遠州判官求韶得順昌知縣再調福清惠安久之有  
言其知天文者中旨召還授欽天監正進太常少卿



掌監事未詔初爲御史有直聲及是見帝惑於左道  
權倖用事乃更迎合取寵占候多隱諱甚者以災爲  
祥二十一年陝西大饑永詔言今春星變當有大咎  
類秦中民饑多死足以當之誠國家無疆福帝方憂  
天戒聞永詔言甚悅未幾吏部有密援之者遂以中  
書擢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時給事御史多遷謫永  
詔顏日出送爲緝事者所發被詔切責明年坐曆多  
訛字落職歸

鄭己字克修山海衛人家貧好學冬夜燃薪讀書達  
旦舉成化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擢御史偕同官爭慈

雖太后葬禮彗星見又借康永韶等陳時政八事居  
三日復與同官胡深陳宏何純方昇張進祿上言彗  
星示儆陛下兢惕不遑臣等亦不勝戰慄既已畧陳  
憑衷陛下不以爲妄詔議行之仍慰臣等勉盡言職  
遷盛德也敢不披瀝肝胆期副聖意竊惟應天以實  
不以文今雖上下協修亦徒虛文而已若夫弭災之  
實當深維其故有所更革今上天垂戒意者由乾綱  
邪移奸邪未去故耶夫乾綱者人君馭世之大柄近  
無功者或請托得官有罪者或賁緣進死思歸私門  
怨集朝野人心恚憤衆論莖騰陛下宜重自奮勵總

攬乾綱凡大賞罰大機務必召內閣大臣面決可否  
然後斷自宸衷毋令左右近習得竊以市恩則威權  
總於一人而天災可弭若奸邪者國家之醜毒也醜  
毒不去而能治安者幾希如學士商輅乃先帝所親  
擢恩倖無比當陛下正位青宮邸邸竊謀廢立彼居  
內閣初無一言方且徇其邪謀苟圖富貴是賣國之  
奸陛下罪人也兵部尚書程信督師四川權豪子弟  
多報首功禮部尚書姚夔用私臧公貪財贖貨比因  
度僧受金鉅萬戶部尚書馬昂不學無術妨政害民  
納餽送之女結勢要之權四方水旱賑救無策三遺

軍餉調度無方凡此數人足致譴變乞賜顯黜用回  
天怒帝以全才難得不納其言明日給事中董旻陳  
鶴胡智亦具疏劾諸臣於御前呈進帝不悅曰大臣  
進退自有體旻等敢不循舊章亂朝儀耶姑宥之故  
事諫官彈章非大廷宣讀則封進於內未有不讀而  
獨呈進者故帝責之輅等遂乞休不許惟昂致仕夔  
素以才自負至是憤甚連疏求去且詆言者旻及已  
等復合詞攻之而攻夔尤甚帝怒曰憲綱凡糾劾百  
官予奪生殺聽上裁既有命無再劾此曹何敢輒爭  
勝遂斥旻等九人獄廷訊之時御史林誠亦劾輅并

命執訊會都給事中毛弘等上疏論救輅亦爲言乃  
各杖二十復其官六年已巡按陝西疏言臨鞏甘涼  
民艱兵弱當今急務莫先於裕民而強兵今州縣之  
民大率轉徙過半所遺田賦責之見戶催科轉輸不  
勝擾困將見亡者不返而存者又亡請盡蠲逋戶之  
賦勿令代輸邊鎮之兵老弱居半而所給衣廩強弱  
均施人已不平加之屯田則步卒在野畜牧則騎兵  
在場猝有警急臣知弱者無足用而強者亦不及用  
矣宜別其年力俾壯者一於戰守而優以衣食弱者  
一於耕牧而供其糧芻庶強弱各收其用此其責在

文武將吏而擇任將吏又在部臣誠使吏兵二部得人則用之違忝者自皆得人矣然其本實繫於陛下十身願親儒臣以講學廷大臣以謀政進正臣以召諫將見聖德日廣知人安民太平可立奏也章下所司已有風力然頗矜傲時定西侯將琬鎮甘肅已移牒有總兵官一體遵守語琬大怒及已聞軍以琬與中官顏義多役占將按其事未發而語洩琬遂奏已受所屬賄飲酒儀賓高嵩所伎樂滿前帝怒械至京廷鞠之罪當除名特命戍宣府琬所奏實誣雖違官徃勤卒不竟其事蓋琬有內援而已又烏大臣所忌

故重得禍云深定遠衛人天順末進士授御史出按  
陝西薦致仕尚書王竑及諸御史論劾大臣深烏之  
倡遂見惡於帝尋坐按陝時杖死訴寃者事已經赦  
特謫黔陽丞移鬱林知州卒旻樂平人已同年進士  
爲兵科給事中有李希安者以樂舞生積官至禮部  
左侍郎掌太常寺又賈緣加尚書經筵侍班旻言經  
筵講道之所不可以羽流叅之遂寢其命十四年冊  
封琉球還進吏科都給事中吏王冠請減辦事歲月  
如監生例旻惡之送法司治冠遂爲奏訐旻與給事  
中王瑞等多役吏卒令其子賈詣通政司又奏通政

何琮等遷留不進帝怒下是詔獄誦石曰知縣瑞等  
傳傳有差孝宗立起雲南叅議改四川卒

章鑑字元益鄞人成化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兵科  
給事中彈劾無所避與同邑毛弘齊名時人爲之語  
曰毛黃門口章黃門手毛章在朝神驚鬼走七年延  
綏鎮守中官秦剛巡撫都御史王銳坐失律徵而總  
兵官房能以病獲免鑑等言能主戎務托疾求歸其  
罪尤重請并按能御史楊守隨等亦以爲言遂下吏  
會昌侯孫繼宗以外戚總兵柄幾二十年至是老矣  
事敗益此鑑請解其職又言修武伯沈煜鎮寧憂都



督同知顏彪鎮宣府並無統馭才寇賊內侵擁兵自衛黃緣還京復與營府懷奸避難是不忠也都督芮成彙鎮四川與巡撫汪浩違忿不協屬有警浩規畫戰守而成但束手及互訐浩坐戍邊成僅降秩既已失平矣乃浩竟死戍所而成復得任事國典謂何乞奪三人職以警其餘於是解繼宗兵柄止理府事武靖侯趙輔請世伯爵而流侯如故鎡等奏名爵至重詭視朝章且褫經職杜僥倖而輔有內援竟弗問十一年再進都給事中命與兵部侍郎滕昭簡五軍三

斥營宿衛軍鎡上奏曰賊酋乜加思蘭始侵河套既  
退處沙漠合滿都魯之衆攻破朶顏諸衛及朶顏請  
和又還其所掠結之以思其志非小若朶顏爲彼嚮  
導突犯邊境將何以禦之土魯番遠禮阿力陰通哈  
密叛臣吞滅其國雖嘗遣使經畧訖無成功哈密遺  
種寄附邊土脫有不逞之徒招引作慝爲患非細選  
將練兵莫急今日因劾總兵官甘肅鮑政違東歐信  
及懷來守將周賢亶罷又言十二團營初選精銳備  
警急有故則次撥選補自二年以來少者壯壯者老  
亦有餘黠之徒托故退居次撥規免征調者其次撥

之兵初選十三萬有奇今私役者多一聞差撥多方  
委避奸弊日滋乞勅大臣再閱團營簡練精銳復覈  
實次撥軍痛革虛冒庶幾弭患未形至於諸邊戎事  
豈無得失可講求者而邊臣乃無一人言及宜命大  
臣巡行便宜區畫章下兵部惟解政任勅邊臣整戎  
備而已鎡等力爭信年老且退并劾鎮守永平都督  
馮宗等五人其四人皆罷而信宗任事如故鎡在兵  
垣久遇事輒言一時將帥無敢倖進而當事者多忌  
之時汪直任奸人吳綾爲心腹綾兄經方以都指揮  
同知充貴州總兵官嫌秩輕諷宣慰楊輝等奏已得

遠夷心乞進却督久任爲鑑等叅駁事竟寢綬由是  
大憾會考察遂與忌者協謀罷鑑官久之卒鑑從兄  
銳以進士官刑部主事進郎中善剖滯獄遷鳳陽知  
府成化末洊罹水旱陳救災備患十六事民困大獲  
弘治時奏蠲田租三之二居鳳陽數年省修陵浮費  
數萬遷湖廣叅政撫流移罷苛政禁詰岐府官校不  
得橫攫市貨歸田苗種反山多瘴癘當事者憚不行  
銳獨蒙犯霧露以孤軍深入平之竟感疾卒  
論曰昔周昌之於漢高劉毅之於晉武至比之桀紂  
桓靈而不以爲忤彼誠遇虛衷納諫之主也自非然

者逆鱗不批即禍患立至然則劾初君父不亦難乎  
歷觀諸臣並骨鯁奇士號稱敢言然率皆遠謫謹辱  
惴惴莫保即幸免獲罪者亦沉淪淹蹇罕至大官若  
康永韶一經屈挫遂淪素節雖其操行不固未始非  
洎丘壞之也夫古之賢君類能鼓厲忠良作興士氣  
成國家昌明光大之治是豈偶而已哉

明史卷二百三十五

列傳八十六

高瑤 黎淳

孫博

強

珍

王崇之

于天節

蕭顯 蔣昂

楊智 趙良

李鸞 劉昂

王

坦

霍貴

李應禎

袁慶祥 虎臣

王

瑞

張稷

李

俊

汪奎

從子身民 崔

崔

陞

蘇章 周軫

王

純

李旦

盧瑞等

高瑤字庭堅閩縣人由鄉舉爲荆門州學訓導成化三年五月陳十事其一言正統己巳之變先帝北狩陛下方在東宮宗社危如一髮使非邸王繼統國有長君則禍亂何由平鑿與何由返六七年間海宇寧

謚元元樂業厥功不細迨先帝復辟彼貪天功者遂  
加厚誣使不得正其終節惠濟祀未稱典禮人心猶  
鬱天意可知昔周公被流言避位居東天爲動威以  
彰公德成王警悟遂親逆之出郊反風感應如嚮今  
災異迭見無乃天亦以彰卿王之功歟望特勅禮官  
集議追加廟號盡親親之恩以厚倫紀回天心章下  
廷議顧久不決至十二月始奏追崇廟號非臣下敢  
擅議惟陛下裁決於是左庶子黎淳奏曰陛下先時  
既立爲皇太子則異時居天子之位者乃皇太子也  
曾未半月群臣又立一躬王爲天子則前時所立之

皇太子將何爲哉在當時雖曰主少國疑四方多事然周成王之時周公何不遂取天位共和之際周召何不共分姬室特以君臣有定分故不敢耳今若誤聽瑤言一加郊王廟號必將祭告太廟改易舊主而行祔廟承祧之禮必將遷啟梓宮改造山陵而加珠襪玉匣之典必將追贈皇太后皇后之稱必當盡復當時所用之人所行之政且瑤此言有死罪二一誣先帝爲不明一陷陛下於不孝陛下昔爲皇太子陛下乃敢廢之易以己子至使先帝父遭幽閉此自陛下所自爲也當時大臣陳循等貪狗富貴從與爲之



也至於郈王有疾固宜請迎先帝復位乃率群臣奏乞早選元良當時皇太子見在欲選何人以臣愚見若非南城迎駕先帝終於幽閉矣但此迎駕之人又皆氣盈志滿驕奢淫佚靡所不爲故先帝加之刑戮耳陛下即位之初郈王時人潛謀起用陛下一切沮絕群邪破膽及見召還商輅然後欣然共以爲得計希求進用臣以謂瑤此舉非欲尊郈王特爲群邪進用階也必有小人主之者不然彼草茅踈遠安敢妄言惑陛下聽哉帝曰景泰往過朕未嘗介意豈臣子所嘗言淳爲此奏欲獻詭希恩耶議遂寢然帝終感

璠言久之竟復邸王帝號璠後知番禺縣多異政市  
舶中官韋眷私造巨舟通番璠發其事沒其貲鉅萬  
爲布政使陳選所獎眷憾甚誣奏於朝璠及選俱被  
逮士民泣送者塞道璠竟謫戍永州釋還卒淳字大  
璞華容人天順元年進士第一積官至南京禮部尚  
書爲人狷介寡合患流俗奢靡凡婚喪燕飲皆有節  
度有門生知華亭遺以紅雲布淳却之題其緘曰古  
之爲令植桑拔荼今之爲令織布添花時服其操其  
乎邸王廟號爲士論所薄卒謚文僖

孫搏字約之景州人成化中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汪

直設西廠伺察臣僚中外仄目不敢言十六年正月  
博陳數事請令文學諸臣編輯前代賢君納諫事進  
之御覽用啟聖聰令法司刊布累朝所增條例輔律  
令而行不使鞠獄者得意爲出入監司郡守宜於歲  
首籍屬吏賢否聞之巡按御史以俟考覈其或不公  
遇加點罰而末言東西二敵緝事旗校多毛舉細故  
中傷大臣信廝役之言疑股肱之佐縱使所訪皆公  
亦傷大體一或失實爲損實多望立賜禁革昭聖朝  
寬大之治䟽入帝以浮詞責之直大怒召博厲聲詰  
讓博不爲屈時直方大舉北征遂請令博隨軍紀功

欲以困辱之類王越調護博亦委蛇不敢抗直意始  
解已而越搗威寧濬子大獲博紀功一如直指趙直  
既蒙上賞博亦擢山西僉事未幾失上官指致仕歸  
博個儻好讀書家居環堵蕭然日手一編弗報遇里  
黨不平事輒奮前直之弘治末知州馮馭貪虐博規  
之不憚反以事相侵博發憤詣京師論其十罪得旨  
逮問馭度不可解陽為謝罪置酒毒殺之馭亦論死  
強珍字度貴滄州人成化二年進士除涇縣知縣奏  
減賦類民為立祠擢御史初遼東巡撫陳鉞啓蒙召  
寇寇至又務為欺蔽巡按御史王崇之劾鉞并及總

兵官毆信中官葉達鉞大恐謀之汪直直遂誣奏崇  
之罪逮下詔獄當輸贖詔輸畢詢外乃以爲延安推  
官及直鉞征東部還寇入穀陽清河掠五百餘人畜  
產無算時鉞等方論功中官韋朗總兵官繼謙等匿  
不以聞鉞遂入爲戶部尚書珍往巡按請正鉞罪彰  
國典兵部尚書余子俊等奏鉞累犯重辟不當更貸  
帝弗從但停鉞謀俸一歲朗食米半歲而已未幾指  
揮王全等誘殺朶顏衛人珍發其狀全等俱獲罪遣  
吏皆聳時直方自矜有大功聞珍疏則怒適巡邊還  
鉞如迎五十里訴珍誣已直益怒即奏珍所劾皆誣

妄詔遣錦衣千戶蕭聚生勅械珍赴京比至直先自  
榜掠然後奏聞下廷訊坐奏事不實當輸贖詔特謫  
戍遼東而責兵部及言官先嘗劾者皆停俸廷臣  
咸憤然畏直無敢言者居三年直敗復珍官致仕弘  
治初起山東副使擢大理少卿明年以右僉都御史  
巡撫宣府時緝謙已罷珍奏謙才力尚可用請留之  
於邊給事中言謙數失機珍不應奏保遂改南京右  
通政尋以母老乞歸久之卒珍性強鯁爲政嚴所至  
有聞惜未竟其用崇之滑縣人由進士爲上海知縣  
徵授御史素有風力既謫延安亦以強直稱

于大節字守正進賢人徙任丘天順末舉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出按畿輔寇掠永平鎮守中官龔榮等懼罪謾言追擊出境大節劾其罔賜詔詰責再按湖廣並以彊直聞成化十七年南京山東河南地震大節馳疏陳時政缺失八事詞甚切至帝銜之暨還朝密諭吏部出之外乃以爲鶴慶推官其俗素不知學大節選秀民爲學官弟子親爲訓授士多興起孝宗立遷四川僉事尋用大理卿馮貫薦超拜浙江按察使擿伏剽奸甚有威望給事中鄭窩論大臣保舉之失誤及大節吏部已議留大節聞即抗疏引疾去弘治

七年巡按御史周琰武衢交薦大節固不欲出吏部  
強起之以故官泄山東爲治如浙江大節素矜名檢  
薄嗜好仕宦三十年始終一操遇疾卒官士民號送  
塞道同時有蕭顯者字文明山海衛人成化八年進  
士擢兵科給事中武臣中官竇緣干恩澤顯多駁正  
時帝崇信異教有巫自涿州來京師士女爭負土爲  
築祠沉聞禁內顯抗疏請逐之并及时獎帝不悅命  
外轉吏部擬隴州同知不許命改貴州而貴州適無  
缺則令鎮寧添注同知授之終福建僉事故事給事  
御史還叙無爲府州佐貳者憲宗厭直諫必諭令外



除名爲遷秩實以困之先後斥逐言官率用是術而  
其時以言事得罪者又有晉江楊智確山李鸞永康  
趙艮丘縣蔣曷海豐劉昂五人者皆進士智爲南京  
御史成化四年冬以星變偕同官上疏請帝求直言  
革弊政進君子退小人因論守備成國公朱儀南京  
兵部尚書李賓等不職遂爲儀等所陷下獄貶廣西  
布政司炤磨移知化州卒鸞爲南京給事中疏言南  
京歲造舟糜帑侵及中貴貶秦州判官終廬州通判  
以清操聞艮爲刑科給事中嘗因災異陳謹天戒重  
國本恤民艱飭邊備四事忤旨被杖秩滿進都給事

申請召用言事貶斥諸臣薦致仕尚書王竑李秉又  
劾都御史王越越怒譖之汪直直遂奏良輕浮謫廣  
山知縣孝宗立擢江西僉事進副使卒官昂以御史  
巡視居庸時汪直恣橫謁見者多長跪昂獨不屈及  
將代還條數事馳奏解事者聞其封章甚多密跡之  
見昂還京不朝見即家執之以聞帝乃下昂章責其  
煩瀆真詔獄罪當贖徒特謫四川建昌衛知事弘治  
初移長洲知縣有善政終湖廣僉事昂歷戶科都給  
事中掌太醫院左通政蔣宗武乞原籍官地爲業帝  
已許之昂抗章執不可弗聽時帝多失德諫者輒獲

罪昂與同官張雄劉清以爲言帝怒謫昂姚州判官  
雄烏蒙府經歷清石阡府經歷弘治初擢昂叙州知  
府移慶陽卒雄范縣人清益都人皆進士雄終應天  
治中

王坦字彥平原人成化五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  
十年大應法王劄實已死詔厚塋之坦上言陛下待  
番僧以殊禮豈真謂其有道德哉特假此以撫其種  
族使不爲患耳生既無補死循例塋祭亦足矣乃祭  
祀之品竟逾王者造塔之費且擬山陵彼何功而恩  
寵至此今畿輔災傷游臻流殍塞道使移其費以振

業貧民功德豈不盛哉帝謂劄實已整儀視大慈法  
王已損三之二責坦妄言寢其奏累遷刑科都給事  
中十六年偕同官陳四事言秋後會審重囚不當於  
尋刻之間遽求軍事宜從容詳讞務令得情畿內八  
府皇莊及戚畹莊田侵奪民產累興大獄請遣官詳  
勘運產於民自今嚴禁請乞御史張進祿鄭己熊繡  
給事中李鸞毛志本無大故或除名或謫戍請召還  
叙用畿輔山東河南歲稔民窮盜起請蠲稅糧量爲  
賑貸疏入帝寢殿莊田還諫官二議餘報可錦衣指  
揮汪源者后兄也侵靜海民地其家人倚勢虐民詔

遣郎中張積叔按之具得其實帝以后故欲予之坦  
借諸給事既言源所受賜地實二十七頃乃侵至千  
二百二十餘頃比因民訴下御史劉喬覆按喬徇情  
妄奏致源益無畏憚今既得實願陛下毋牽私昵原  
賜之外盡歸之民仍治喬欺罔罪帝以部議未定而  
坦等先瀆奏下旨詰讓尋坐庇知縣蔣惠謫坦北流  
主簿徭賊出沒民多流移坦策防禦練民兵協守寇  
遂屏息弘治中累遷揚州知府以老罷歸憲宗朝諫  
官言事可稱者有真定霍貴天順元年進士歷禮科  
都結事中八年言命令人主大柄近詔旨甫下或行

未逾月輒爾變更民何取信自今務熟思詳審必萬全無悔然後施行其臣民上言利害者下大臣集議誠計足經久則采而行之若止濟一時之變小有異同非盡政害民甚者不得數有遷革如此則國有常憲臣民易遵已而太醫院使方賢乞令其子入監駙馬都尉馬誠亦爲兄請帝並許之貴等力言非故事不納擢太僕少卿久之罷

李應禎字貞伯長洲人性峭介與衆寡合好面折人過景泰中由鄉舉入國學中官牛玉知其名欲使教小內豎要祭酒必致之應禎避匿不赴成化改元以

善楷書選爲中書舍人時雜沲藝術多傳奉入官應  
禎耻與同列乞改教職外除不許有謀直文華殿者  
引應禎共事以掩清議應禎益不樂一日帝命書佛  
經辭不應且上章曰臣聞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未聞  
有佛經也帝大怒撻於廷因罷殿直時流民聚荆襄  
朝議恐爲亂欲散遣之應禎言民既墾田築室爲定  
居計逐之祇益亂不若因而撫之後卒增置府縣如  
其言秩滿遷兵部員外郎進郎中弘治初歷太僕少  
卿俱在南京乞休歸應禎爲人尚義善文詞爲時所  
重治中祝允明其壻也時有國子生袁慶祥者零都

人以久次歷事內承運庫見憲宗崇異教任宦官用財無度帑藏虛耗而進寶石掇高價者月無虛日乃上章極言其弊忤旨杖五十遣還國學後二年舉進士仕至廣東僉事又有虎臣者麟遊人烏諸生慷慨負氣節與人寡合成化中貢入太學上言天下士大夫過先聖廟宜下輿馬爲著令帝稱善從之省親歸會陝西大饑巡撫鄭時將請賑臣請齋奏以行既至京師詣部具陳饑歉狀情詞激切聞者感動大獲賑貸已上言臣鄉比歲灾傷人至相食由長吏貪殘剝民奉私賦役失均而上下蒙蔽廟堂不聞以至此請



勅有司審民戶編爲三等以定科徭從之孝宗踐阼  
將建棕棚萬巖山備登眺臣抗疏切諫祭酒費閭懼  
禍及銀鐺繫臣堂樹下俄官校宣臣至左順門傳旨  
慰諭曰若言是棕棚已毀矣閭大慚臣名遂聞都下  
頃之帝命授臣七品官乃以爲雲南鄂嘉知縣卒官  
王瑞字良璧望江人成化五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  
個儻敢言嘗於文華殿抗言內寵滋甚詞氣鯁直帝  
震怒同列戰慄瑞無懼色十五年疏請令天下進表  
官各陳地方利病帝惡其紛擾杖之明年湖廣江西  
撫按官以所部災傷盜起請免有司朝覲瑞等言歲

視民困由有司不職致然正當加罪示警顧乃爲之請留恐自此因仍遂成定制且正官既留則人才進退何由審辨是朝覲考察兩大典皆從此廢壞不可之甚者也帝然其言既命吏部禁之又明年進都給事中言三載黜陟朝廷大典今布按二司賢否祇憑撫按牒報其餘則憑布按評覈任情毀譽多至失真自今舉劾繆者請連坐帝亦嘉納十九年冬瑞以傳奉冗員淆亂仕路率同官奏曰祖宗設官有定員擇才而授初無倖進之路也近始有納粟冠帶之制然止榮其身不任以職今倖門大開鬻販如市恩典內

降始止加於工藝今則遍及吏胥矣武階蔭叙始止  
加於功閫今則下及蕃人白丁矣或選期未至超越  
官資或外任雜流驟遷京職以至廝養賤夫市井童  
稚皆得攀緣妄竊名器踰濫至此有識寒心伏觀英  
廟復辟懲景泰倖用者多率皆黜罷陛下臨御察天  
順冒功者衆一切革除史冊書之以爲盛事乞斷自  
宸衷悉加斥汰以存國體御史張稷等亦上言比來  
末流賤技妄廁公卿屠狗販繒濫居清要文職有不  
識一丁武階亦未換一矢白徒驟貴閭閻頻遷或父  
子並坐一堂或兄弟分踞各署甚有軍匠逃匿易姓

進身官吏犯贓隱罪希罷一日而數十人得官一署而數百人寄俸陛下試考自古以來有如是之政令否也帝得䟽意頗動居三日貶李孜省凌中等四人秩奪黃謙錢通等九人官一時人心快之明年正月太監尚銘罷斥而其黨李榮蕭敬猶用事瑞等復奏曰比尚銘寘法臣民忭悅然不去其黨遺患未艾銘得入東廠實由汪直近又爲李榮蕭敬引居司禮機密之重同惡是濟昔榮使大同嘗黨汪直隱蔽邊情遂致召寇敬使湖廣貪殘無厭數千里蒙其患榮等既黨直壞事於前又黨銘壞事於後祖宗大業豈容

屢壞耶望并斥榮等以清奸黨不從瑞居諫垣十餘年疏稱職稍遷湖廣右叅議謝病歸卒弟瑀從子材皆進士

李俊字子英岐山人成化五年進士除吏科給事中累遷都給事中十五年帝以奸人李孜省爲太常寺丞俊偕同官言孜省本賊吏不宜任用况可玷清班奉郊廟百神之祀會御史亦有言乃改上林監副時汪直竊柄陷馬文升年俸至遣戍帝反責言官不糾令陳狀於是俊及同官二十七人御史王濬等二十九人合詞引罪詔杖之闕下人二十當是時帝耽於

燕樂群小亂政屢致災譴至二十一年正月朔申刻  
有星西流化白氣聲如雷帝頗懼詔求直言梭率六  
科諸臣上疏曰今之弊政最大且急者曰近侍干紀  
也大臣不職也爵賞太濫也工役過煩也進獻無厭  
也流亡未復也天變之來率由於此夫內侍之設國  
初皆有定制今或一監而叢一二十人或一事而參  
五六七輩或分布藩郡享王者之奉或總領邊疆專  
大將之權或依憑左右援引儉邪或交通中外投獻  
奇巧司錢穀則法外取財貢方物則多端賈賂兵民  
坐困官吏蒙殃殺人者見原債事者逃罪如梁方韋

興陳喜輩不可枚舉惟陛下大施剛斷無令干紀奉  
使於外者悉爲召還用事於內者嚴加省汰則近侍  
戢而天意可回矣今之大臣其未進也非夤緣內臣  
則不得其既進也非依憑內臣則不安此以財貨官  
彼以官鬻財無怪其漁獵四方而轉輸權貴也如尚  
書殷謙張鵬李本侍郎艾福杜銘劉俊皆既老且懦  
尚書張瑩張瑄侍郎尹直大理卿田景賜皆清論不  
愜惟陛下大加黜罰勿爲姑息則大臣知警而天意  
可回矣夫爵以待有德賞以待有功也今或無故而  
爵一庸沅或無功而賞一貴倖祈雨雪者得規美官

進金寶者交射厚利方士獻煉服之書伶人奏曼延  
之戲掾史胥徒皆叨官祿俳優僧道亦玷班資一歲  
而傳奉或至千人數歲則數千人矣數千人之祿歲  
以數十萬計是皆國之命脉民之脂膏可以養賢士  
可以活饑民而今棄之以資冗食之徒誠可惜也其  
間方士道流如左通政李孜省太常少卿鄭常恩輩  
尤爲誕妄此招天變之甚者乞盡罷傳奉之官毋令  
汙玷朝列則爵賞不濫而天意可回矣今都城佛刹  
迄無寧工京營軍士不復遺力如國師繼曉假術濟  
私糜耗特甚尤中外所切齒願陛下內惜資財外惜



人力不急之役姑賜停罷則工役不煩而天意可回矣近來規利之徒率假進奉以耗國財或錄一方書市一玩器購一畫圖製一簪珥所費不多獲利十倍願陛下洞燭此弊留府庫之財爲軍國之備則進獻息而天意可回矣陝西河南山西之境赤地千里屍骸枕籍流亡日多荏苒可慮願體天心之仁愛憫生民之困窮追錄黃幸鹽課暫假造寺資財移賑饑民俾苟存活則流亡復而天意可回矣夫天下譬之人身人主元首也大臣股肱也諫官耳目也京師腹心也藩郡軀幹也使大臣不職則股肱痿痺矣諫官誠

默則耳目塗塞矣京師不戢則腹心受病矣藩郡災  
荒則軀幹削弱矣人而至於腹心受病軀幹削弱耳  
目塗塞手足痿痺元首豈能晏然而安哉伏望陛下  
聽言必行事天以實踈斥群小親近賢臣咨治道之  
得失究前代之興亡以聖賢之經代方書以文學之  
臣代方士則必有正誼足以廣聖學謹論足以究天  
變而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腹心安泰軀幹強健元首  
於是乎大明矣帝優詔答之於是降攷省上林丞常  
思本寺丞繼曉韋國師爲民令巡按御史追其誥勅  
制下舉朝大悅而帝心甚嘆之尋以事出俊於外弘

治中累官山西叅政卒

汪奎字文燦婺源人成化初進士爲秀水知縣考最擢御史二十一年星變偕同官疏陳十事言先時建言貶謫諸臣且令吏部究察果効忠於國不爲身謀者悉復其職妖僧繼曉結中官梁方大興佛寺耗竭內藏乞速停罷治方罪斬繼曉都市以謝天下近亡命負販之徒與夫技藝方術傳奉得官不可勝數如顧賢等五人皆中官恒從子何功而冒錦衣李致省緣事小吏何能而授通政且盡斥遣以清仕路兩京尚書殷謙李本侍郎杜銘尹直皆素乏清譽尚書張

鵬張鑿張瑄侍郎杜謙艾福馬顯劉俊大理卿宋欽  
巡撫都御史魯能馬馴皆老懦無能侍郎談倫奔競  
無耻巡撫趙文博粗鄙妄爲大理卿田景賜素行不  
謹並宜令自陳致仕近年增設鎮守守備內官視天  
順間逾數倍所在作威福凌虐有司民不堪命而浙  
江張慶四川蔡用俱濫受詞訟得逮治四品以下官  
尤傷國體宜悉撤還以革弊政內外坐營監鎗內官  
增置過多皆私役軍士辦納月錢多者至二三百人  
致武將效尤亦皆占役徼丁率入私門行伍惟存老  
弱武備弛廢職此之由乞察正統前例量留數人餘

悉歸伍勲戚內官之家奏乞鹽利滿載南行所至張  
欽賜黃旗官司莫敢何問致商旅不前遺儲虧損宜  
嚴爲禁革陝西山西河南頻年水旱死徙大半今山  
陝雖徵稅三分然其民戶亦僅存十三與全徵無異  
宜核被災郡縣緊與蠲除都給事中張善吉先生罪  
謫官及考績至京昏夜乞憐得授茲職實玷清班宜  
速行罷黜山陝河洛饑民多流入卽襄草樹根皮充  
食已盡至骨肉相噉請大發帑庾賑濟救垂絕之命  
銷弭他變疏奏多見採納當是時帝以災變求言故  
廷臣建白類不加謹而心甚噉之無何有御史失儀

奎當面糾而退朝乃奏遂命杖之於廷居數月復諭吏部出之外乃以爲夔州通判雲陽有劇賊討平之孝宗立量移叙州同知巡撫謝士元等薦其才擢成都知府歲饑多盜奎弛役緩徵大發廩賑救流移多復業三遷廣西左布政使弘治十四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未浹歲會普安賊婦米魯作亂被劾致仕久之卒從子舜民字從仁成化中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出按甘肅劾中官將帥失事數陳邊計章數十上先是奎杖闕下舜民扶掖之帝聞而怒至是奏上獄情帝忽摘其片詞貶蒙化衛經歷弘治初遷知東

堯未上擢江西僉事善讞獄剖析如流其清軍法後人遵守之改雲南屯田副使田爲勢要所奪者釐而歸之官麓川遺孽思祿渡金沙江據孟密承檄撫定之以憂歸服除入都適淮陽大饑以故官奉命賑濟用便宜發粟奏停不急務活饑民百二十萬人流冗復業者八千餘戶進福建按察使盜竊福清縣庫或誣其怨家已成獄舜民廉得真盜脫三十人於死抵誣者罪歲旱禱之不應乃窮涖福州獄疏釋枉繫及輕罪者所部有司聞風皆清獄遂大兩歷河南左右布政使正德二年以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甫一月

罷天下巡撫官改漕南京都察院道卒奎性簡靜不苟取與以篤實見稱而貧民好學砥行矯矯持風節尤負時望焉

崔陞字廷進本樂安人父爲彰德庫大使因家焉陞幼而好學家貧日或一殮厲志不懈母屢令業賈不聽登成化五年進士授工部主事改禮部外蕃入貢賂當道請乞踰制陞持不可蕃使夜遺以奇玩陞叱出之旦聲其事遂寢以憂去補武選員外郎二十一年星變與主事蘇章上言奄豎放恣妖僧蠱惑援亢穀壬斥逐忠良致上天垂戒宜亟誅竄以回災變又



言兵部尚書王恕今之伊傅不宜置之南京疏入忤旨不報而他進言者多及宮闈秘事帝愠甚書六十一人姓名於屏俟吏部奏遷則貶之遠惡地部臣見遠謫者多有應遷者輒故遲之以是陞得免陞守官廉居常止服布袍家僮拾馬矢給爨歷卽署二十年始遷延安知府所轄州縣凡十九地大而政弛奸弊蠹集陞盡除其蠹事細大畢舉尤疾貪吏嘗見宜川知縣鞫美問知其直百金怒曰此寧廉吏耶遂按其他贓罪斥之居九年遷四川叅政督建壽王宮室工費大省行部務詢疾苦約已惠民與僉事曲銳齊名遇

疾告歸家居三十年年八十八卒子銑自有傳章餘  
姚人舉進士爲武選主事既與陞指斥時政帝惡之  
明年春坐吏盜劾奪賜外蕃故勅與郎中鄒襲員外  
郎彭綱等並下吏當輸贖還職帝銜前疏特貶姚安  
通判再遷延平知府有政績終浙江叅政綱清江人  
由進士歷武選員外郎呈變求言綱極陳李孜省繼  
曉誘惑罪請誅之以謝天下疏留中至是謫永寧知  
州改汝州鑿渠溉田數千畝爲民利再遷雲南提學  
副使家居以文行勉後進鄉邦師之同時莆田副使  
周操從子軫第進士爲戶部主事求言詔下軫以變

由梁方李孜省疏請誅之并陳汰內豎罷方書親儒  
臣重臺諫杜僥倖數事帝不悅以方修省得不罷久  
之進郎中終山東鹽運使軫持身耿介疾革授子遺  
範端坐而逝時又有王純者仙居人舉進士爲工部  
主事成化末詔罷南京兵部尚書王恕純抗章言恕  
不宜罷被杖闕下謫思南推官純爲人蹕厲任真而  
內行修謹弘治中用薦累遷湖廣提學僉事

李旦字啟東獻縣人成化十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  
爲人犇落負奇氣二十一年星變求言旦陳十事首  
言正君心以培治體謂陛下欲求正理辟邪心如神

仙佛老之說燒煉修養之方及外戚女謁聲色貨利  
奇技淫巧之屬皆陛下素所溺惑者也加左右近習  
交相導誘務蕩上心以物交物以非遂非心能正者  
幾何請自今務養心以正制心以理斥異端罷修煉  
聲色不通貨利不殖外戚不私女謁不行奇技不尚  
淫巧不作便辟嬖倖悉遠而逐之日進儒臣講求治  
道大開言路延納忠良然後此心不爲邪惡所動而  
正大光明之體不失矣其他親宗室制宦官惜名器  
絕珍玩別賢否撫流移恤畿甸慎邊防納諫諍諸事  
並切直帝惡之留其章不下居數月密諭吏部尚書

尹旻出之外遂調旦鎮遠通判未幾卒時與旦同日  
被謫者盧瑀秦昇童祝瑀字希玉郵人成化五年進  
士授刑科給事中疏蠲淮陽逋課十餘萬清西北勒  
市戰馬宿弊有指揮戴勛以遺孤爲庶長所媒藥當  
路多爲之地瑀言於兵部竟直之勛不知也後知其  
事以白金二百兩賄瑀毋喪固却之十七年兵科都  
給事中張鐸以言事出爲漢陽通判瑀時爲右給事  
中當署印適有封事用印以上帝惡其不奏請令陳  
狀瑀援故事對帝怒不釋竟杖之後遷工科都給事  
中會星變劾中官梁方等盡惑帝心引用奸僧繼曉

妖術罔上宜正國典帝銜之至是出瑀爲長沙通判  
再遷廣平知府致仕卒昇南昌人稅蘭谿人皆進士  
昇爲刑科給事中稅工科給事中俱以星變指斥時  
政缺失謫州同知昇廣安稅興國稅終袁州知府  
論曰憲宗不以景帝廢已爲怨感高瑀之言卒復其  
位號可謂賢矣乃一時宦寺弄權嬖倖競進諸諫爭  
者多得罪以去至以星變求言而拒愎猶不改又何  
其惑也彼孫博強珍諸人職居臺諫即犯顏直諍固  
亦宜矣若瑀一教諭耳李應禎崔陞之屬皆小臣無  
言責而並矯矯不屈可不謂豪傑之士哉惜乎帝之

未<sup>レ</sup>能以虛受也